

茨威格小说全集



STEFAN ZWEIG
1881~1942
高中甫◎主编

里昂的婚礼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年），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擅长细致的性格刻画以及对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心灵的描摹，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内心情感，煽情功力十足，被大文豪高尔基称赞为“世界第一流的作家”。

西安出版社

10



25/198

茨威格小说全集

001208030

里昂的婚礼

高中甫 主编



目 录

里昂的婚礼	(1)
一对酷似而又迥异的孪生姐妹	(12)
雷泼莱拉	(37)
巧识新艺	(62)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96)



里昂的婚礼

1793年11月12日,巴雷尔^①在法兰西国民公会^②针对发动叛乱、终被攻克的里昂城提出了那项杀气腾腾的提案,该提案以下面这两个简洁凝练的句子结尾:“里昂反对自由,里昂不复存在。”他要求拆除城里全部房屋,把这叛乱之城夷为平地,城里的纪念性建筑物应该全部化为灰烬,甚至该城的城名也应该取消。国民公会犹豫了8天之久,迟迟没有同意把法国的第二大城这样彻底地毁掉,即使在法令签署之后,人民代表库东^③也只是采取拖拉的态度来对付这道杀人放火的命令,他心里有底,知道罗伯斯庇尔会默许他这种态度。为了虚张声势,他把民众召集到贝勒古广场上,场面非常壮观,他象征性地用银锤敲击一下决定毁掉的房屋。可是去砸那些建造得气派华丽的门面时,镐头总是迟疑不决,断头机用得更少,难得看见铡刀闷声闷气地隆隆直响地砍将下来。这出人意料的温和态度使人渐渐放下心来,被内战和长达几个月之久的围困弄得惊慌不安的城市又缓过劲来,敢于暗抱一线希望。可是这位心地仁慈、执行命令不力的人民代表被突然

① 巴雷尔·德·维安差克(1755~1841),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分子。

② 国民公会,1792年9月21日至1795年10月26日期间的法国最高权力机构。

③ 乔治·库东(1755~1794),法国大革命时的激进分子。



召回,取代他的是科洛·德布瓦^①和富歇^②。他们两个便身佩人民代表的绶带出现在阿弗朗希城——因为在共和国的法令里,里昂从此就叫这个名字。于是一夜之间,原来仅仅是一道措辞慷慨激昂借以吓唬百姓的敕令变成了狰狞可怕的现实。这两位新上任的人民代表在给公安委员会的第一个报告里这样写道:“迄今为止,这里毫无行动。”急迫之情,跃然纸上,他们想以此证明自己的爱国主义热忱,并且把那位态度较为温和的前任告了一状。他们立刻采取可怕的行动,来执行那道法令。人称“里昂的刽子手”的富歇,日后当了奥特兰多^③公爵。这位一切合法原则的捍卫者很不喜欢人家向他再提这些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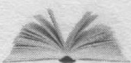
现在不再用镐头一下一下慢慢地挖掘,去拆除房子,而是埋上火药,把最最富丽豪华的房屋一排一排地炸塌。不再用“极不可靠、不敷须要”的断头机来行刑,而是用霰弹射击,集体枪杀,把几百个犯人一举消灭。司法机构每天得到新的严令,变得异常狠毒,大杀无辜,像把镰刀似的,一天天把一大堆人像麦秸似的割倒在地。把死尸装进棺材挖坑掩埋实在过于迟缓,那迅急奔流的罗纳河水早已把尸体冲走。嫌疑犯人山人海,几座监狱早已人满为患。于是公共建筑物的地窖、学校和修道院都用来收容犯人,当然只能暂时收容,因为死神的镰刀很快就会砍来,同一个人躺在同一堆稻草上取暖的时间,难得会长达一夜以上。

在血淋淋的那个月的某一天,冰冷酷寒,又有一群犯人被驱赶到市政厅的地窖里,在那里暂时呆在一起,相处的时间短得可悲。中午的时候,这些犯人挨个带到政府委员面前,草草了事地

① 让·玛丽·科洛·德布瓦(1750~1796),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分子,里昂大屠杀的执行者。

② 约瑟夫·富歇(1759~1820),法国大革命时的三朝元老。

③ 富歇在拿破仑手下被封为奥特兰多公爵,任警察大臣。



随便一问,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如今这 64 个犯人,有男有女,杂乱地坐在低矮的有拱顶的地窖里。那里一片昏黑,水气浓重,散发着酒桶和腐物的霉味。在前屋的壁炉里,有一点微弱的炉火,与其说给这黝暗的地窖增添了热气,毋宁说给它染上了一抹红色。大部分犯人躺在各自的草袋上面,神情漠然,其余的人凑到那张唯一获准放在这里的木桌旁边,借着摇曳的烛光,急急忙忙地书写诀别信,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将比这冷屋里发出蓝色幽光的蜡烛结束得更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是用耳语的声调说话,于是从冰冷寂静的大街上传来的轰隆隆地雷爆炸的声音以及紧接着哗啦啦房屋倒塌的声音,听上去便分外清晰,沉重。可是由于事件的发展迅速异常,这批备受厄运折磨的苦命人已失去了细致感受、清晰思维的一切能力。他们大多数人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地靠在这阴暗的地窖里,就像呆在他们的坟墓旁边,不再抱任何希望,也不关心周围的世界,心如死水,不起波澜。

晚上快 7 点钟的时候,突然在门口响起一阵坚定有力的脚步声,枪托碰得直响,生锈的门闩被拉开,发出刺耳的尖声。大家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莫非一反平素那可怜的习惯,连一夜也不让过,他们最后的时刻现在就已经来临? 门开处,一阵寒风吹来,蜡烛的火苗直窜,蓝幽幽的,仿佛想摆脱蜡烛,凌空飞去。随着烛光的颤动,人们心怀恐惧,不知即将来临的事情是凶是吉。可是一会儿人们又惊魂复定,狱卒带来的无非是一拨新增添的犯人,人数大约 20 左右。他默无言地把他们带下阶梯,送进这间挤满了人的房间,并没有指给他们什么特定的位置。然后沉重的铁门又轰隆隆地重新关上。

囚徒们望着新来的犯人,目光并不友好,因为在人们的天性里有个奇怪的特点,不论在哪里,总是急急忙忙地适应环境,哪怕为时极其短暂,也希望安顿妥帖,仿佛这是他们的权利。所以,先来的囚徒已经不由自主地把这间空气滞重、发出霉味的房间,长



了绿毛的草垫，壁炉旁的位置看成他们的私有财产。每一个新来的犯人在他们看来都是不招自来、会侵犯他们利益的家伙。而刚才带进来的这批犯人想必也清楚感觉到先来的囚徒身上发出的冷森森的敌意，尽管这种敌意在这死亡将至的时刻显得多么无谓。因为，说也奇怪，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和先来的囚徒既不互相问候，也不彼此攀谈，他们并不要求在桌子旁边或草垫上面分得一角，而只是挤在一个角落里，沉默不语，心情沉郁。如果说在这之前，悬在拱顶上的寂静已经压得人难以忍受，那么现在由于无谓地激起的紧张空气，这种寂静更使人感到阴森逼人。

因此，有人突然发出一声呼喊，听上去就分外悦耳、爽朗，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这是一声响亮的、几乎是颤抖的呼喊，它打破了室内的寂静，以不可阻挡之势，把最最麻木不仁的人也都从死水槁木般的心境中惊醒。这是刚才和别的犯人一起新来的一个少女，她突然跳了起来，像要摔倒似的，向前伸去双臂，颤声连呼：“罗伯特！罗伯特！”向一个青年男子直扑过去。那个青年和另外一些囚犯隔开几步，呆在一旁，靠着窗前的铁栅栏，这时也向那少女奔了过来。紧接着这两个年轻人身体紧紧偎依，嘴唇紧紧吻合，就像两股火焰合在一起熊熊燃烧那样恳切真挚。那涌流不止的欢乐之泪在他俩的面颊上交流，他们的呜咽就像是发自同一个行将爆裂的咽喉。他们停顿片刻，不相信他们真地拥抱在一起，眼前的事情简直难以置信，不由得惊恐万状。可是一转眼，他们又重新紧紧拥抱，可能情绪更加炽热。他们一个劲地痛哭流涕，哀哀抽泣，连说带嚷，旁若无人，沉溺于无限的柔情之中，完全不顾身边的同伴。这些难友无比惊讶，因而也都振作起来，慢慢地挨近这对年轻人。

原来这位少女和市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罗伯特·德·L……自幼青梅竹马，几个月前刚刚订婚。教堂里已经贴出两人即将结婚的公告，婚配的日子恰好订在鲜血横流的那一天。就在这



一天，公安委员会的军队攻进里昂。新郎在佩西将军的军队里和共和国作战，这时自然有责任陪伴这位保王党的将军去进行那绝望的突围。一连几个星期，都得不到新郎的消息，姑娘于是壮起胆子，暗存希望，认为新郎业已越过边境，安全到达瑞士境内。突然，市里的一个文书告诉她，密探打听出新郎躲在一个农家的田庄里，昨天他已被押送革命法庭。这大胆的姑娘刚一听到未婚夫被俘，无疑会被判处死刑的消息，立即以神秘莫测、不可理解的勇气把办不到的事情办到了，只有妇女在极端危险的瞬间才会有这种勇气。她亲自一直闯到不可接近的人民代表的身边，乞求人民代表为她的未婚夫开恩。她先匍伏在科洛·德布瓦的脚下，这位人民代表态度粗暴地一口回绝，说他对叛徒绝不开恩。姑娘紧接着便跑去找富歇。此人心肠冷酷，并不亚于科洛·德布瓦，不过手段更加狡猾。他看见这个年轻姑娘已经绝望，也受到感动，为了不让自己动心，便信口撒谎，说他很愿干预这事，去偏袒姑娘的未婚夫，可是他看见——说到这里，这位老奸巨滑、善于蒙骗别人心智的家伙便懒洋洋地透过手提的长柄眼镜向一张毫不相干的纸上扫了一眼——今天上午罗伯特·德·L……已在勃罗多的田野上被枪毙。这个诡计多端的家伙把这姑娘完全给蒙住了：姑娘立刻相信未婚夫已经死去，可是她并没有像一般女人那样，沉溺于痛苦之中，不作任何反抗。此刻生命对她已经毫无意义，活不活都无所谓。她从头发上摘下革命的徽章，扔在地上用双脚猛踩，一面大叫大嚷，透过所有洞开的房门，到处都听得见。她骂富歇和他急急忙忙赶来的手下人全是嗜血如命的暴徒、刽子手、胆小如鼠的罪犯。士兵们把她捆绑起来拖出房去的时候，她已经听见富歇在向他的麻脸秘书口授逮捕她的命令。

所有这一切——这个烈性姑娘几乎可说是欢欢喜喜地向围在旁边的人们说道——她已觉得无足轻重，不再放在心上。相反，一想到很快就能追随她那已被处死的未婚夫，感到心满意足，



无比陶醉。一切转瞬即逝,这种感觉透过她的全身,使她暗自欢欣。在审讯时她干脆什么问题也不回答,甚至当看守把她和后来的那批犯人一起推进这座监狱的时候,她连眼皮也不抬一下。因为她知道心上人已死,她自己正幸福地在这死亡的路上向他靠近,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使她牵肠挂肚?所以她也就完全漠不关心地在一个犄角里坐下。后来,她的目光刚刚适应屋里的黑暗,就发现一个年轻人的姿态与众不同。这个青年靠着窗口默默沉思,那模样和她未婚夫平常出神凝视的神情真是出奇地相似。她拼命地不许自己心里产生这样一个荒谬虚妄的希望,可是尽管如此,她还是站了起来。恰好在这一瞬间,那个青年几乎同时走近了蜡烛的光圈。她大吃一惊,真不明白在这惊魂四散的1秒钟里,她竟然没有死去,因为她清楚地感觉到,当她突然发现,那早已被认为惨遭杀害的未婚夫竟然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时,她的心像是一个活物要从她胸口跳将出来。事后她说起来还一直激动不已。

姑娘以飞快的速度急急忙忙讲了上面这番话。与此同时,她的手一直紧握着她心上人的手,一刻也不放开。她一个劲地紧紧偎依着她的未婚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投入他的怀抱,仿佛她对心上人就在她的身边还一直心里不太踏实。这两个年轻人表现出真挚缠绵的柔情,这动人的场景奇妙地使他们的难友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这些人方才还麻木不仁,疲惫不堪,漠不关心,不动任何感情,此刻突然之间变得热情洋溢,情绪活跃,挤在这一对如此奇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情侣周围。看到他俩这极不寻常的遭遇,每个人都忘却了自己的命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对他们说句话,表示关怀、赞许或者同情,但是这感情激昂的姑娘抱着一种如醉似狂的自豪的神气拒绝接受别人的惋惜。她说,不,她很幸福,无比的幸福,因为她现在知道,她将在同一时刻和她的心上人一同死去,谁也不必去为对方悲泣。只有一点美



中不足,那就是她不得不用她娘家的姓,她还不能作为她心上人已经婚配的妻子和他一同去见天主。

她这番话说得非常坦然,毫无企图,几乎刚一说完就已忘记。她一次又一次地和她的心上人热烈拥抱,所以也没有注意到,罗伯特的一位战友被她的这一愿望所深深地感动,这时已小心翼翼地溜到一旁,和一位年纪大一些的男子开始低声耳语。他悄声说出的那些话似乎使那人非常震动,因为那人马上挣扎着站起身来,艰难地挪动脚步向这对情侣走去。他们对两个说,他是都隆的一个拒绝宣誓^①的神父——他身上农民的装束其实根本叫人看不出他的身份——因为有人告密才被逮捕来到这里。但是尽管他现在没有神父的衣裳,可他心里依然一成不变地感觉到他所担负的职务和他拥有的神父的权力。既然他俩结婚的公告早已宣布,何况两人已被判决,婚礼不容拖延,所以他乐于冒着风险,立即满足他俩的这一完全合法的强烈愿望,在这儿,由他们的这些难友和那无所不在的天主作证,把他俩结为夫妻。

年轻的姑娘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的愿望能够又一次实现,她不胜惊讶地凝望着她的未婚夫,脸上带着疑问的神情。她的未婚夫回答她的是一道喜出望外的发亮的目光。于是少女便在坚硬的石板地上屈膝下跪,亲吻神父的手,请求他就在这鄙陋的屋里为他们举行婚礼,因为她感到自己思想纯净,此刻完全充满了神圣的感情。在场的人听说这阴郁的死屋一刹那间将变成教堂,内心深受震撼,不由自主地都被这位未婚妻的激动心情所感染,急急忙忙地分头去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借以拼命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男人们把为数甚少的几把椅子搬来排好,在一个铁制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旁边把几支蜡烛排成笔直的一行,就这样凑合着把那张桌子布置成一个祭坛。妇女们则把富有同情心的人在

① 法国大革命时凡拒绝宣誓效忠革命政府的神父均遭迫害。



她们入狱时惠然相赠的少量鲜花匆匆编成一顶细细的花冠，戴在姑娘的头上。这时候神父就和她的未婚夫一起走进旁边的房间，先听新郎的忏悔，再听新娘的忏悔。等到这对恋人走近这座临时的祭坛，屋里顿时鸦雀无声。有几分钟之久，屋里静得出奇，以致于看守的士兵怀疑里面发生了什么可疑的事情，突然一下打开牢门，走进屋来。他一看见屋里正在准备进行的奇怪事情，他那张黝黑的农民面孔不由自主地变得神情严肃，充满了敬畏之情。他站在门口，不打扰他们，就这样在这不寻常的婚礼上，他自己也变成了沉默的证人。

神父走到桌前，用简短的几句话宣布，人们若想谦恭地在天主面前互相结合，那么教堂到处都是，祭坛哪里都有。说罢屈膝下跪，在场的人全都随着一起跪下。屋里是那样的宁静，连微弱的蜡烛光也稳稳的，一动不动。然后神父在寂静中问道，他们两人是否愿意同生共死，永远结合。姑娘用坚定的声音回答：“愿意同生共死”。这个“死”字刚才还叫人不寒而栗，现在响彻这寂静无声的房间，清越，爽朗，不再有丝毫恐惧的味道。于是神父把他俩的手放在一起，宣布他们结为夫妻：“我奉慈母圣教会的使命，以圣父圣子圣神的名义把你们结为夫妻^①。”

婚配仪式到此结束。新婚夫妇亲吻神父的手，囚犯们纷纷挤上前来，每个人都要向他们说一句特别亲切的话语来表示心意。此时此刻没有人想到死。就是感觉到死的人，也不再感到恐惧。

与此同时，方才婚配时担任证婚人的那个朋友又和另外几个难友低声耳语，接着只见他们又开始奇怪地忙乱起来。男人们从旁边的小屋里把草包一个个搬出来，新婚夫妇还完全沉浸在梦幻般的婚礼之中，对于屋里的忙乱景象丝毫没有觉察。这时，这位朋友走到他们跟前，笑吟吟地告诉他们，在他俩新婚的大喜日子

① 此处原文为拉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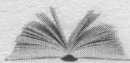


里,他和难友们很想赠送给新婚夫妇一件礼物,可是对于自己的生命都朝不保夕的人来说,还有什么人间的礼物可以馈赠!所以他们只想奉献一样东西,只有这个礼品才会使新婚夫妇感到愉快,觉得珍贵,那就是让他们两人安安静静地单独度过这一新婚之夜,这最后一夜。难友们宁愿自己在外屋里再挤一挤,以便腾出那间比较小的里屋,完全供他们两人支配。那个朋友又补了一句:“充分利用这短暂的几小时光阴吧,生命流逝,片刻也不会再还给我们。在这种瞬间谁若有幸还能得到爱情,就该尽情享受。”

姑娘羞得满面通红,一直红到发根,可是她的丈夫却坦然地直视这位朋友的眼睛,感动地紧握他那兄弟般的手。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互相凝视。于是,没人大声指挥,男人们自动地排在新郎身边,妇女们排在新娘身边,大家神情庄严地举着蜡烛把一对新人送进那间从死神手里借来的斗室。由于心里充满了同情,他们竟无意识地又想出了这种无比古老的婚礼习俗。

接着他们在新娘新郎身后轻轻地关上房门,谁也不敢对他俩即将度过的新婚之夜说一句不得体的话或者开一个庸俗的玩笑。因为自从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可是还能分给别人一点幸福以来,一种特别庄严的感情一直默默地笼罩在大家心头。每个人心里都对这个婚礼暗自感激,它使他们分散心神,不去思考自己不可避免的命运。于是这些囚犯在黑暗中东一个西一个或醒或睡,各自躺在自己的草垫上,直到黎明。在这充满了众人呼吸的房间里,难得响起一声叹息。

等到第二天早上士兵们进来,要把这84个犯人带上刑场去的时候,发现大家都早已醒来,并且一切准备就绪。只有新婚夫妇睡的那间屋子还毫无动静,他们两人疲惫不堪,甚至枪托撞击的沉重响声也没有把他们惊醒。那位殡相便轻手轻脚地跑进那屋,免得刽子手去粗暴地把这对幸福的新人唤醒。他俩松松地搂抱在一起,躺在那里。新娘的手放在新郎的颈后,像是忘了抽回



来。即使在睡梦中脸上的表情凝固不动,他俩的脸庞也散发出幸福的光辉,松弛平和,使得那位富有同情心的朋友不忍心扰乱这样的安宁。但是他不得迟疑,只好先摇醒新郎,以急迫的心情提醒他身在何处。新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猛的一下子想到自己的处境,满腔柔情地把自己的妻子扶着坐了起来。新娘睁眼一看,像个孩子似地大吃一惊,这只是因为冰冷无情的现实来得过于突然。然后她冲着丈夫会心地微微一笑,说道:“我已经准备好了!”

新郎新娘手拉着手走进外屋,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往两边闪开,给他们让道,于是无意之中这对新婚夫妇就在头里带路,领着犯人们走上死亡的道路。尽管人们对上刑场的悲哀的队伍早已习以为常,大家还是无比惊愕地目送这支奇怪的队伍渐渐走去。因为打头的这两个人,一个青年军官和那个头戴新娘花冠的姑娘身上散发出一种如此不同寻常的欢快情绪,可说是满有把握的幸福神情,即便是感觉迟钝的心灵也会充满敬畏之情,感觉到这里蕴藏着一个崇高的秘密。其他的囚犯也不是像平时上法场去行刑的死囚那样脚步踉跄、步履蹒跚地往前挪动脚步,而是每个人都用火辣辣的目光,怀着坚定不移的信任,紧紧盯着这对新婚夫妇。他们两人出乎意料地3次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两个幸福的人身上想必会再发生一个奇迹,一定会再发生一个奇迹,那最后的奇迹,从而使他们大家在九死一生的绝境中获救。

然而人生中虽常有奇妙的事情,但真正的奇迹并不多见:当时在里昂城里成为家常便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一伙人被带过大桥,领到布洛多的沼泽地里,12队步兵在那里等候着他们。平均三支步枪的枪筒瞄准着一个人。人们把这些囚犯一队队排好。一梭子子弹打来,把他们大家都撂倒在地。接着士兵们就把还在流血不止的尸体扔进罗纳河,河里湍急的水流麻木不仁地把这些陌生人的面孔和命运都冲到河底。只有那顶新娘的花冠从



那位即将沉入江心的新娘头上轻轻地脱落，还在漫无目的地、非常异常地在滚滚向前的波浪上面漂浮了一阵。最后这顶花冠也终于消失了。关于那个从死神嘴边夺得的，因而值得纪念的新婚之夜的记忆也随之消失，久久被人遗忘。

(张玉书 译)



一对酷似而又迥异的孪生姐妹

在南方国家的一座城市——我不愿说出她的名字——当我在该城的某处拐出一条小巷时，一幢古老式样建筑的巍峨景象猝然使我惊讶不已。两座气势雄伟的塔楼兀然屹立，它们的形状大小竟是如此一模一样，在朦胧的暮色中就像彼此是对方的影子。它既不是一座教堂，似乎也不像是在那早已忘怀的年代里建筑的宫殿；它有一点修道院的气派，可从它的宽阔、厚实的壁墙来看，它又像是一座世俗的建筑。总之，很难确定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这时，一位两颊红润的市民正在一家小咖啡馆的阳台上，喝着一杯藁草色的葡萄酒，于是我彬彬有礼地脱下帽子，向他打听这座犹如鹤立鸡群的硕大建筑的名字。这位神态安详闲适的人好奇地抬头望了我一眼，一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酒，一边慢慢地微笑着，然后才回答我这样的话：“我也不可能告诉您完全可靠的说法。在城市地图上，这座建筑可能会有另一种名称，不过我们总还是沿用古老的说法：把它叫做姐妹楼，这或许是因为这两座并排矗立的塔楼竟是如此酷似，或许是因为……”他停住了说话，慎重地收敛起笑容，好像是要看看，他是否已经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当然，一半的回答总是使人焦急地等待着全部的回答——我们就这样进入了交谈。我愉快地听从他的要求，也要了一杯这种微酸的金黄色的葡萄酒。这时，我们面前这两座塔楼的尖顶在渐渐明亮的月光中梦幻般地闪耀着。葡萄酒很可口，质地也好。就在那个和风温煦的夜晚，他向我讲述了这个关于一对既酷似而又迥异的孪生姐妹的小小传说。我在这里尽可能忠实地把它复述出来，尽管对于这个传说的历史真实性，我也很难担保。



那是忒奥多西^①国王的军队在当时阿奎泰尼亚^②的首都驻扎冬营的时候。军队由于过度的养息,那些疲惫不堪的战马固然重新养得膘肥体壮,身上的皮毛光滑得像绸缎一般,然而士兵们却感到百无聊赖。就在那个时候,骑士首领——一个名叫海利龙特的伦巴人^③热恋上了一个美貌的小杂货铺女店主——她在城里低洼地区的一个阴冷潮湿的角落里出售调味香料和甜味的蜂蜜面包。热切的情欲把这个骑士首领完全制服了。他不顾她的出身微贱,匆匆忙忙与她结婚,就是为了尽快地同床共衾。他带着她一起搬进了一幢座落在市集广场旁的王公贵族的住宅。他们在那里住了许多个星期,没人看见。他们彼此迷恋陶醉,忘却了世人,忘却了时间,忘却了国王和战争。他们完全沉溺于爱情之中,每天夜里都是互相搂抱着迷迷糊糊地睡觉,可是时间并没有睡觉。暖风一下子从南方吹来,热烘烘的暖风,足迹所至,江河冰雪消融,草地上番红花和紫罗兰含苞欲放,色彩斑斓。一夜之间,万木吐翠,在冻僵的树枝上,从湿润的树节间,绽出绿色的嫩芽。春天从冒着热气的大地上苏醒,可是随着春天的到来,战争也重新开始了。一天清早,大门上的铜环被急促地敲得砰砰直响,敲醒了这对正在清晨睡乡中的情人:国王的一位使者来命令这位骑士首领整装出征。战鼓催醒了各个营帐;风在晴空中把旗帜吹得猎猎作响;配上了马鞍的战马顷刻在市集广场上发出橐橐的马蹄声。海利龙特迅快地从他冬天夫人的柔软的缠抱中脱身出来,因为他的爱情还没有如此灼热;而功名心和男子对于戎马疆场的乐趣在他内心燃烧得更炽烈。他对她的眼泪无动于衷,并且严词拒

① 忒奥多西(Theodosius),古罗马时代一位国王。

② 阿奎泰尼亚(Aquitanién),古罗马时代高卢境内一领地,位于法国,比利时地方。

③ 伦巴人(Langobarde),日耳曼民族之一种。